

開明文選

H424

72

1—12冊



0023331

開明文選

第一輯

上海開明書店印行

開明活葉本文選發售簡章

謹啓者：敝店爲適應中學以上各校國語教材需要起見，特請富有經驗之教師編成開明活葉本文選一種，精選古今名文多篇，無論議論記敘詩賦詞曲小說戲劇書簡哀祭駢散文白話各種體裁，莫不具備。已出三百數十篇，其餘尙在陸續編印。自發行以來，蒙各處大學中學及專門學校紛紛採用，許爲選材精密，校對仔細，印刷精美，價值低廉。且各篇均可零購，選用極爲自由，較之坊間現行教科書及各校自印講義，便利萬倍。半年之內，銷行數目，已達數十萬。最初因求美觀耐用，悉用中國道林紙印成，成本因之較重。茲爲減輕學子擔負起見，特另印新聞紙一種，照原定道林紙每頁六釐減售半價。敬訂發售辦法於後，維祈公鑒爲幸！

一、本文選每篇均可零購。惟各篇長短不等，定價悉依葉數計算，每葉（即兩 Pages）大洋三釐。但每篇同樣至少購十份以上，不滿十份者，因分配手續過繁，恕不零售。

二、本文選已出各篇，印有詳細篇目奉贈，如蒙索閱，概不取費。以後續出，可隨時續奉。

三、除篇目外，印有樣本一種，各種體裁略備，如蒙索閱，請具正式公函，加蓋校章。每校以五份爲限。

四、如蒙採購，請查照目錄，開示篇次。篇目及應用份數，但因篇數過多，間或售缺，最好於應用各篇外多選數篇，以便補充。

五、各校同時選購三十篇以上，欲分裝成冊者，亦可代爲裝訂，並贈書面一紙。每冊祇另收裝費三分，隔三日取書。各篇編排先後，請另開一單，以便按照次序排釘。

六、本文選另有彙訂本一種，按排印先後順序裝訂成冊，專備學子自修或教師選授之用。每本約九十頁，實價三角。已出十二冊，以後陸續編訂。

活葉本文選目錄

(第一冊)

篇次	篇名	作者	頁數	總頁碼
1.	駁建立孔教議	章炳麟(太炎文錄)	三	
2.	記王隱君	龔自珍(定盦文集)	一	七
3.	與幼小者	有島武人(現代日本小說集)	九	九
4.	歐陽生文集序	曾國藩(曾文正公全集)	二	二七
5.	張皋文墓誌銘	惲敬(大雲山房文稿)	二	三一
6.	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	曾國藩(曾文正公全集)	二	三五
7.	復魯絜非書	姚鼐(惜抱軒文集)	二	三九
7B.	朱竹君先生傳	姚鼐(惜抱軒文集)	一	四三
8.	祭妹文	袁枚(隨園全集)	二	四五
8B.	上歐陽內翰書	蘇洵(嘉祐集)	二	四九
9.	古文辭類纂序	姚鼐(惜抱軒文集)	三	五三
10.	古文十弊	章學誠(文史通義)	五	五九

駁建立孔教議

章炳麟

近世有倡孔教會者，余竊訾其怪妄。宗教至鄙，有太古愚民行之而後終已不廢者，徒以拂俗難行，非故葆愛嚴重之也。

中土素無國教矣。舜敷五教，周布十有二教，皆掌之司徒；其事不在庠序，不與講誦。是乃有司教令，亦雜與今世社會教育同類，非宗教之科。易稱「聖人以神道設教」，斯卽盥而不薦，禘之說也。禘之說，孔子不知。號曰設教，其實不教也。觀周禮神仕諸職，皆王官之一守，不以布於民常。逮及衰周，孔老命世。老子稱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。孔子亦不語神怪，未能事鬼。次有莊周，孟軻，孫卿，公孫龍，申不害，韓非之倫，淳爾俱作，皆辯析名理，察於人文。由是妖言止息，民以昭蘇。自爾二千年，雖佛法旁入，黃巾接踵，有似於宗教者。佛典本不禮鬼神，其自宗乃以寂定智慧爲主，勝義渺論，思入無間。適居印度，故雜以怪迂之談，而非中土高材所留意。加其斷絕婚姻，茹草衣褐，所行近於隱遁，非所以普教齊民。若黃巾道士者，符籙詭誕，左道惑人，明達之士，固不欲少游其藩。由斯以談，佛非宗教。

黃巾則猶曰者卜相之流，爲人輕蔑；則中國果未有宗教也。

蓋自伏羲炎黃，事多隱怪；而偏爲後世稱頌者，無過田漁衣裳諸業。國民常性，所察在政事日用，所務在工商耕稼，志盡於有生，語絕於無驗，人思自導，而不欲守死事神，以爲真宰。此華夏之民所以爲達視，彼佞諛上帝，拜謁法皇，舉全國而宗事一尊，且著之典常者，其智愚相去遠矣。即有疾疢死亡，祈呼靈保者，祈而不應，則信宿背之，屢轉更易，至於十神，譬多張豎羅以待雉兔，嘗試爲之，無所堅信也。是故智者以達理而灑落，愚者以懷疑而依違；總舉夏民，不崇一教。今人猥見耶蘇路德之法漸入域中，乃欲建樹孔教以相抗衡，是猶素無創痕，無故灼以成瘢，乃徒師其鄙劣而末有以相君也。

古者上丁釋菜，止於陳設芬香。至唐世李林甫，始令全國悉以牲牢薦奠，劉禹錫蚩其不學。自爾樂備宮懸，居模極殿，宛轉近帝制矣。然廟堂寄於學官，所對越不過儒士，有司財以歲時致祭，未嘗普施閭閻，賤及謠俗。是則孔子者，學校諸生尊禮，猶匠師之奉魯班，縫人之奉軒轅，胥吏之奉蕭何，各尊其師，思慕反本，本不以神祇靈鬼事之，其魂魄存亡亦不問，又非能傳於兆庶也。夫衣裳廬舍，生民之所以安止；律令文牘，國家不可一日

廢也。今以世人拜謁孔子，謂孔子爲教主；是則軒轅、魯班、蕭何，亦居然各爲教主矣。若以服用世殊，今制異古，故三君不能擅宗教者，此則民國肇建，制異春秋，土俗習行，用非士禮；今且廢齊斬之服，除內亂之誅。雖孔子且得名爲今之教主乎？緬其侯度而奉其儀容，則誑耀也；貴其一家而忘其比類，則偏畸也。進退失據，挾左道，比神事，其不可以垂則甚明。

蓋嘗論之：孔子之在周末，與夷、惠等夷耳。孟荀之徒，曷嘗不竭情稱頌，然皆以爲百世之英，人倫之傑，與堯舜文武伯仲，未嘗儕之園丘清廟之倫也。及燕齊怪迂之士，興於惠海，說經者多以巫道相糅。故洪範舊志之一篇耳，猶相與抵掌樹頰，廣爲抽繹。伏生開其源，仲舒衍其流。是時適用少君、文成、五利之徒，而仲舒亦以推驗火災，救旱止雨，與之校勝。以經典爲巫師、豫記之流，而更曲傳春秋，云爲漢氏制誥，以媚人主而勞政紀。昏主不達，以爲孔子果玄帝之子，真人尸解之倫。讖緯蠱起，怪說布彰，曾不須臾而巫蠱之禍作。則仲舒爲之前導也。自爾或以天變災異，宰相賜死，親藩廢黜，巫道亂法，鬼事干政。盡漢一代，其政事皆兼循神道。夫仲舒之託於孔子，猶宣崇、張道陵之託於老聃。今之倡孔

教者，又規摹仲舒而爲之矣。

彼豈不曰：『東魯之聖，世有常尊，今而廢之，則人理絕而綱紀斁』耶？此但知孔子當尊，顧不悟其所尊之故；今不指陳，則無以饜人望。蓋孔子所以爲中國斗杓者，在制歷史，布文籍，振學術，平階級而已。往者尙書百篇，年月闊略無過，因事記錄之書，其始末無以猝睹。自孔子作春秋，然後紀年有次，事盡首尾。丘明衍傳，遷固承流，史書始燦然大備。渠則相承，仍世似續，令晚世得以識古，後人因以知前。故雖戎羯薦臻，國步傾覆，其人民知懷舊常，得以幡然反正。此其有造於華夏者，功爲第一。周官所定鄉學，事盡六藝，然大禮猶不下庶人。當時政典，掌在天府，其事蹟略具於詩書，師氏以教國子，而齊民不與焉。是故編戶小氓，欲觀舊事，則固閉而無所從受。故傳稱「宦學事師，宦於大夫」，明不爲貴臣僕隸，則無由識其緒餘。自孔子觀書柱下，述而不作，刪定六書，布之民間。然後人知典常，家識圖史，其功二也。九流之學，靡不出於王官，守其一術，而不徧覽文籍，則學術無以大就。自孔子布文籍，又自贊周易，吐論語，以寄深湛之思。於是大師接踵，宏儒鬱興，雖所見殊塗，而提振之功在一。其功三也。春秋以往，官多世卿。其自漁釣飯牛而興者，乃

適遇王伯之君，乘時間起，平世絕矣。斯豈草野之無賢才，由其不習政書，致遠恐泥，不足與世卿競爽。其一二登用者，率不過技藝之官，卑隸之事也。自孔子布文籍，又養徒三千，與之馳騁七十二國，辨其人民，知其土訓，識其政宜，門人餘裔，起而干摩，與執政爭明。哲人既萎，曾未有年，六國興而世卿廢。民苟懷術，皆有卿相之資。由是階級蕩平，寒素上遂，至於今不廢其功四也。總是四者，孔子於中國爲保民開化之宗，不爲教主。世無孔子，憲章不傳，學術不振，則國淪戎狄而不復，民陷卑賤而不升，欲以名號加於宇內通達之國，難矣。今之不壞，繫先聖是賴，是乃其所以高於堯舜文武而無算者也。

若夫德行之教，仁義之端，周官已布之齊民，列國未嘗墜其綱紀。故上有蘧瑗史鮒之賢，下有沮溺荷篠之德，風被土宇，不肅而成，固不悉自孔子授之。孔氏書亦時稱祭典以纂前志，雖審天鬼之巫，以不欲高世駭俗，則不暇一切糞除。亦猶近世歐洲諸哲，於神教尚有依違。故以德化則非孔子所專，以宗教則爲孔子所棄。今忘其所以當尊，而以不當尊者玷之，適足以玷闕里之堂，污泰山之迹耳。

談者或曰：『崇孔教者，所以旁慰沙門，使蒙古西藏無攜志。』此尤誑世之言。二藩

背誕，則強鄰間之，給以中國廢教藉口，其實非宗教所能馴也。昔張居正之撫蒙古，攻討惠綏，行格勢禁，無所不用，勢已賓服，然後以黃教固之耳。今不脩攻守之具，而欲以虛言羈致，是猶欲講孝經以服黃巾，必不得矣。就欲以佛法慰藩者，自可不毀蘭闥，又非懸設孔教以相籠罩也。

孔教本非前世所有，則今者固無所廢；莫之廢，則亦無所建立矣。愚以爲學校瞻禮，事在當行。樹爲宗教，杜智慧之門，亂清寧之紀，其事不便。

記王隱君

龔自珍

於外王父段先生廢簾中，見一詩，不能忘。於西湖僧經箱中，見書心經蠹且半，如遇簾中詩也，益不能忘。

春日，出螺師門，與轎夫戚貓語。貓指荒塚外曰：『此中有人家。段翁來杭州，必出城訪其處。歸，不向人言。段不能步，我昇往。獨我與吳轎夫知之。』循塚得木橋，遇九十許人，短褐曝日中，問路焉，告龔。予心動，揖而徐言：『先生真隱者。』答曰：『我無印章。』蓋隱者與印章聲相近。日晡矣，貓促之，悵然歸。

明年冬，何布衣來，談古刻。言『吾有宋拓李斯郎邪石，吾得心疾，醫不救。城外一翁至，言能活之。兩劑而愈。曰：「爲此拓本來也。」入室，徑攜去。』他日，見馬太常，述布衣言。太常俛而思，叩而掀髯曰：『是矣是矣！吾甥鎖成嘗失步，入一人家。從竈後隙戶出，忽見有院宇，滿地皆松化石。循讀書聲，速入室，四壁古錦囊，囊中貯金石文字。案有謝朓集，借之，不可曰：「寫一本贈汝。」越月往視，其書類虞世南曰：「蓄書生乎？」曰：「無之。」指牆

下鋤地者：「是爲我書。」出門遇梅一株，方作華，竊負松化石一出歸。若兩人所遇，其皆是與？」

予不識鎖君，太常布衣皆不言其姓。吳轎夫言髣髴姓王也。西湖僧之徒取心經來，言是王老者寫。參互求之，姓王何疑焉！惜不得鋤地能書者姓。

橋外大小兩樹，依倚立，一杏，一烏桕。

與幼小者

有島武郎著
魯迅譯

你們長大起來，養育到成了一個成人的時候——那時候，你們的爸爸可還活着，那固然是說不定的事——想來總會有展開了父親的遺書來看的机会的罷。到那時候，這小小的一篇記載，也就出現在你們的眼前了。時光是駸駸的馳過去。爲你們之父的我，那時怎樣的映在你們的眼裏，這是無從推測的。恐怕也如我在現在，嗤笑憐憫那過去的時代一般，你們或者也要嗤笑憐憫我的陳腐的心情。我爲你們計，惟願其如此。你們倘不是毫不顧忌的將我做了踏臺，超過了我，進到高的遠的地方去，那是錯的。然而我想，有怎樣的深愛你們的人，現在這世上，或曾在這世上的一個事實，於你們却永遠是必要的。當你們看着這篇文章，憫笑我的思想的未熟而且頑固之間，我以爲，我們的愛，倘不溫暖你們，慰藉，勉勵你們，使你們的心中，嘗着人生的可能性，是決不至於的。所以我對着你們，寫下這篇文章來。

你們在去年，永久的失掉了一個的，只有一個的親娘。你們是生來不久，便被奪去

了生命上最緊要的養分了。你們的人生，即就此暗淡。在近來，有一個雜誌社來說，教寫一點「我的母親」這一種小小的感想的時候，我毫不經心的寫道，「自己的幸福，是在母親從頭便是一人，現在也活着，」便算事了。而我的萬年筆將停未停之際，我便想起了你們。我的心彷彿做了什麼惡事似的痛楚了。然而事實是事實。這一點，我是幸福的。你們是不幸的。是再沒有恢復的路的不幸。阿阿，不幸的人們呵。

從夜裏三時起，開始了緩慢的陣痛，不安瀾滿了家中，從現在想起來，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。那是非常的大風雪，便在北海道，也是不常遇到的極厲害的大風雪的一天。和市街離開的河邊上的孤屋，要飛去似的動搖，吹來黏在窗玻璃上的粉雪，又重疊的遮住了本已包在綿雲中間的陽光，那夜的黑暗，便什麼時候，都不退出屋裏去。在電燈已熄的薄暗裏，裹着白的東西的你們的母親，是昏瞶似的呻吟着苦痛。我教一個學生和一個使女幫着忙，生起火來，沸起水來，又派出人去。待產婆被雪下得白白的撲了進來的時候，合家的人便不由的都寬一口氣，覺得安堵了。但到了午間，到了午後，還不見生產的模樣，在產婆和看護婦的臉上，一看見只有我看見的擔心的顏色，我便完全慌

張了。不能躲在書齋裏，專等候結果了。我走進產房去，當了緊緊的捏住產婦的兩手的脚色。每起一回陣痛，產婆便叱責似的督勵着產婦，想給從速的完功。然而暫時的苦痛之後，產婦又便入了熟睡，竟至於打着鼾，平平穩穩的似乎什麼都忘却了。產婆和隨後趕到的醫生，只是面面相覷的吐着氣。醫生每遇見昏睡，彷彿便在那里想用什麼非常的手段一般。

到下午，門外的大風雪逐漸平靜起來，洩出了濃厚的雪雲間的薄日的光輝，且來和積在窗間的雪偷偷的嬉戲了。然而在房裏面的人們，卻愈包在沈重的不安的雲片裏。醫生是醫生，產婆是產婆，我是我，各被各人的不安抓住了。這之中，似乎全不覺到什麼危害的，是只有身臨着最可怕的深淵的產婦和胎兒。兩個生命，都昏昏的睡到死裏去。

大概恰在三時的時候——起了產氣以後的第十二時——在催夕的日光中，起了該是最後的激烈的陣痛了。宛然用肉眼看着噩夢一般，產婦圓睜了眼，並無目的的看定了一處地方，與其說苦楚，還不如說嚇人的皺了臉。而且將我的上身拉向自己的